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七二一次會議

第十一年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721).....	1
通過議程.....	1
巴勒斯坦問題：各全面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去年所通過各決議案之遵行情形 (S/356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
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
某種文件而言。

安全理事會

第七百二十一次會議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星期三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C. LODGE（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中國、古巴、法蘭西、伊朗、秘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臨時議程 (S/Agenda/721)

一. 通過議程。

二. 巴勒斯坦問題：各全面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去年所通過各決議案之遵行情形 (S/356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巴勒斯坦問題：各全面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去年所通過各決議案之遵行情形 (S/3561)

埃及代表 Mr. Loutfi, 以色列代表 Mr. Eban, 約旦代表 Mr. Rifa'i, 黎巴嫩代表 Mr. Ammoun 及敘利亞代表 Mr. Shukairy 應主席請, 各就理事會議席。

一. Mr. LOUTFI (埃及)：感謝主席給我就理事會現在處理的問題作第二次發言的機會。我將遵照他的請求, 專就有關及不發生爭執的問題發言。

二. 埃及代表團欣悉美國代表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的理事會會議上所發表的聲明中, 曾經說過：

“ 我很了解埃及和敘利亞兩國代表希望獲得說明, 希望透澈了解以及希望確切知道用意何在的願望。讓我告訴那兩位代表：倘若我處在他們的地位, 我也會具有相同的願望” [第七一八次會議, 第五十三段]。

三. 此項聲明表示美國代表了解我們在那一次會議上所提出的那些問題的真正目的及範圍。那些問題絕對不是如某些別具用心的宣傳所說的那樣是意在延擱或妨碍對美國決議草案 [S/3562 and Corr. 1] 舉行討論的遲延性質的問題。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們所抱的唯一目的, 就是要使美國決議草案的案文更加清楚, 並且決定決議草案的用意為何, 因而使秘書長的任務較易執行。因為究極言之, 將來實施這個決議案的人就是秘書長啊。

四. 我將首先論及對我們的問題所作的答覆。各位皆知道, 第一個問題提到決議草案正文第三段, 而且特別提到秘書長在與各當事國商討以後, 認為足以緩和沿停戰分界線上現有緊張局勢的步驟。根據 Mr. Lodge 的回答, 實際上根據美國決議草案本身, 似乎可以知道, 這些步驟將是在停戰協定範疇以內的步驟。Mr. Lodge 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三日上午的會議中 [第七一九次會議], 已經明白說出這些步驟將完全不出全面停戰協定以及所提到的各項決議案的範疇。

五. 第二個問題也提到第三段, 不過特別提到規定各當事國自停戰分界線“撤退部隊”的(a)分段。Mr. Lodge 的答覆很令人滿意, 因為就我們看來, 顯然只有在可能撤退部隊的情形下, 各當事國才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協議, 但這種辦法絕對不是在所有停戰分界線上都可能辦到的, 也不是所有停戰協定都可以如此辦理的。Mr. Lodge——請原諒我再引述他的話——曾經說：“這些步驟自然是要在秘書長與各當事國皆認為適宜採取的情形下才能付諸實施” [第七一九次會議, 第三十九段]。事實上, 這個問題並不直接涉及埃及, 因為正如諸位所知, 我們自己已經提議要設法分開當事國的部隊。

六. 第三個問題提到觀察員在沿停戰分界線上、在非武裝地帶、以及在防守區域內的行動自由問題。我注意到 Mr. Lodge 的答覆與我們所持的解釋相同。事實上，他贊成我們對於那一句的解釋，就是非武裝地帶和防守區域即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非武裝地帶和防守區域。事實上，他曾經說：

“美國決議草案中所提到的非武裝地帶以及防守區域自然就是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非武裝地帶及防守區域”〔第七一九次會議，第三十九段〕。

無論如何，我認為我的問題是多餘的，因為很難有任何其他的解釋。

七. 最後，關於我們就理事會要交給 Mr. Hammarskjold 的任務的目的所提出的一般問題，我們曾經說過：據我們看來，這個決議草案的提案人的目的乃是要尋找出消除停戰分界線上現有的緊張局勢的方法，以求在停戰協定的範疇內恢復安寧，並且要把這個艱巨的任務交給大家所信任的 Mr. Hammarskjold。我還曾經說過：我確實相信對於決議草案那一點所作的這種解釋和決議草案本身以及美國代表的聲明都完全符合。我之所以那樣說，乃是以 Mr. Lodge 在三月二十八日會議上所說的下面這句話為根據的：

“……這就是我們要使秘書長與各當事國舉行商討，以求覓取緩和緊張局勢及實施停戰協定的步驟的創議”〔第七一八次會議第四段〕。

在同次會議上，美國代表曾說：

“……不過爲了我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答覆起見，我願意說埃及代表對於決議草案所表現的了解與我在本次會議開頭所說的話完全符合”〔第七一八次會議，第五十四段〕。

在昨天上午舉行的會議上，Mr. Lodge 證實他在理事會上前次會議上所說的話。現在我應該向美國決議草案提案人道謝他所給予我們的說明。

八. 在 Mr. Lodge 的上次聲明以後，發言的各位理事已經表示對於 Mr. Hammarskjold 的任務的目的與 Mr. Lodge 的意見大致同意。我願意特別提到聯合王國代表——Mr. Lodge 曾經摘引過他的話——以及南斯拉夫、伊朗及蘇聯等國的代表。Mr. Sobolev 甚至於提出一些修正案 [S/3574]，其

用意顯然是要將美國決議草案中的某些點作進一步的闡明，並且要把那個決議草案加以改善。那些修正案中有若干與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相符合。

九. 我願再度強調聲明：埃及當局始終願意與 General Burns 和 Mr. Hammarskjold 通力合作，以求覓取足以緩和及消除分界線上緊張局面的適當步驟。埃及當局始終不斷的都在這樣做。事實上，在迦薩事件發生以後以及在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通過那項決議案以後 [S/3378]，General Burns 已經提出了若干提案。我們已經和他合作並且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採取了一切的措施，以求確保這些提案見諸實行。理事會的各位理事也知道埃及當局曾經提出了一個緩和停戰分界線上的緊張局面的實際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在沿分界線的兩邊五百米突以內，不許當事國的武裝部隊駐留。我們這方面且已經實行了那項提案。我們最近並且接受了 Mr. Hammarskjold 所提出的緩和阿爾奧嘉非武裝地帶的緊張局面的提案。我不擬詳論這些問題。我之所以舉出這些實例出來，祇是爲了要證明我們具有合作的願望。

一〇. 再者，我埃及代表團正如我過去所說的一樣，準備研究秘書長及 General Burns 所提出的意在緩和停戰分界線上緊張局面以及屬於埃及與以色列間所訂全面停戰協定¹ 範疇以內的任何提案。

一一. 我們希望秘書長能順利完成理事會所交給他的這個艱巨任務。就我們本身而論，我們當在我們權力範圍以內盡量設法以忠誠的合作以及充份的協助，來幫助秘書長達成這個決議草案中所訂定的目的。

一二. 我在結束以前，願意排除伊朗代表可能對埃及立場所具有的疑慮。伊朗代表昨天曾經說過：

“我們相信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們具有和平的意向，我們也深信阿拉伯國家的領袖們以他們在過去所表現的明智，將不會使現有的情勢惡化下去”〔第七二〇次會議，第三十一段〕。

我願意在此地申言：埃及絕對沒有侵略的意向。最後我願意引述黎巴嫩代表的話作為結束。黎巴嫩代表昨天曾經說：

“在這個鄭重的時機，我願意重申我黎巴嫩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三號。

具有支持聯合國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採取的任何行動的決心”〔第七一九次會議，第十八段〕。

一三. Mr. SHUKAIRY (敘利亞)：現在我們快到辯論結束的時候，我覺得應該向 Mr. Lodge 表示我很佩服他為理事會主席以及為決議草案[S/3562/and Corr. 1] 提案人的能力。他在提出說明時所表現的明白思想是值得我們讚佩的。他昨天的聲明〔第七二〇次會議，第二十六段〕特別重要。在那次聲明中他堅決否認“美國現正從事任何不正當的軍事行動或片面行動”。我們希望並且相信美國當繼續遂行此項政策，而且其他國家也將追隨這個值得嘉許的路線。

一四. 在我第一次發言時〔第七一八次會議〕，我故意僅以提出初步意見及若干說明為限。在今天的會議上，我要討論到理事會現正審議的這個問題的某些方面。同樣的，我也要評論到在辯論過程中各方所提出的某些論點。

一五. 理事會當前的任務在性質上是有限制的。我們現有的這個問題正同向理事會所提出的一樣，是一個從一般項目中發生出來的特別項目。這個問題的名稱，按照理事會所定，叫做：“各全面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去年所通過各決議案之遵行情形”。所建議採取的步驟，據我們的了解，又是限於徹底調查停戰協定以及上述決議案的實施程度而已。其目的，據我們所見到的，亦只限於緩和停戰分界線上緊張局面而已。這是我們對於安全理事會現在處理的問題的了解。

一六. 首先，我必須要聲明：我們非常歡迎就全面停戰協定的遵守情形作一次徹底調查的主張。現在大家都知道停戰協定已經多次遭受破壞。停戰協定的規定可以說沒有一天不遭受到破壞。我們甚至可以說那些停戰協定僅僅是為了要被人破壞而締結的。在現階段中，我不擬揭發破壞停戰協定的究竟是誰。參謀長的報告書，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判決以及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議案已經顯示出犯罪的是誰。然而，有一個基本事實，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那就是自從停戰協定簽訂以來，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從來沒有因為從事軍事攻擊而遭受非難或譴責。四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委員會曾經判決阿拉伯武裝部隊有採取襲擊或軍事行動情事。因此，主張請秘書長從事調查訪問的建議自然不會引

起我們的反對。調查的結果，一定會查出責任何在。我們沒有怕人知道的事，我們沒有要掩飾的事，我們準備在安全理事會中以及在調查的地點揭發出所有有關的事實。

一七. 不過，我應該強調現在討論的問題並不僅僅是一個調查問題。我們現在握有全部與這個問題有關的事實數字以及資料。參謀長的報告書以及安全理事會的紀錄已經使事實真象大白，毫無隱匿之處。同樣的，停戰協定本身也是非常詳盡周到的。不像昨天有若干代表所說的一樣，那些停戰協定並沒有缺陷和漏洞。對於停戰協定本身的各項規定是不可能提出任何指責的。現有的緊張局面並不是這些停戰協定所造成的。整個問題的癥結在於實施，而不在於調查。我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乃是要想請秘書長注意到他的任務的重點所在。雖然調查工作是他的任務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份，不過他的主要任務應該集中在覓取實施那些停戰協定以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方法。就巴勒斯坦問題而論，尤其是如此，因為在所有的國際問題中，沒有一個問題曾經像巴勒斯坦問題那樣經過透澈的調查和詳盡的研究。在過去三十年中，就巴勒斯坦問題所設置的調查團——在聯合國成立以前和以後——已經多不勝舉。因此，在我們目前討論中的這個項目上，秘書長的注意力——我應該說他的主要注意力——除了調查和研究工作以外應該集中在覓取實施的方法上。

一八. 關於這一方面，我們有幾個建議要提出。首先，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停戰分界線已經數度被一個我在目前不需要說出名字的當事國的正規部隊所破壞——這個當事國也就是停戰協定的當事國之一。安全理事會已在適當時間通過了若干決議案和建議。

一九. 美國決議草案特別提到安全理事會的這些決議案，並且促請實施這些決議案。因此，秘書長實宜建議確保分界線免受——我強調免受這兩個字——武裝部隊破壞的防範步驟。我認為那些防範步驟應該使任何當事國皆不能夠採取任何侵略的行動。這是停戰觀念的一個主要方面。

二〇. 四個停戰協定中，皆載有一個一般性質的規定，那項一般性質的規定說，訂定停戰分界線的基本目的是要劃出各當事國軍隊所不應該越過的一條線。協定中的停戰分界線的目的絕對是為了要禁止軍隊越過此線。這是全面停戰協定的基本目的。

倘若這是基本目的的話，我恐怕我們現在必須要告訴安全理事會這個目的沒有達到。停戰分界線已經被停戰協定的一個當事國的軍隊所破壞，至於那個當事國的名字不需要我來說。安全理事會知道這個事實的。現在顯然可以看出理事會所要秘書長做的事就是研究以何種有效方法防止這個當事國的軍隊實施破壞全面停戰協定的襲擊或軍事行動。我們認為，這是安全理事會現有的決議草案中所規定的秘書長任務的第一個目標，因為依照全面停戰協定的明文規定，全面停戰協定的基本目的就是要避免當事國軍隊越過分界線。

二一．停戰協定中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非武裝地帶及防守區域的問題。這又是一個不喻自明的問題。在那些地區中已經發生若干次破壞的行動。安全理事會的紀錄已使人對於這一點沒有懷疑的餘地。阿拉伯國家政府中沒有一國政府曾經在那些地區中採取過任何違約的行動。安全理事會知道非武裝地帶的阿拉伯居民曾經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園，至今還不能夠回去。秘書長在他的調查中，當發現那些地帶已經被武裝起來，不但駐有軍隊而且還有軍事設備。這將是他在調查工作中所要發現的一個重要的事實。

二二．在防守區域內，也有類似的違約情事發生。舉例來說，在泰比利阿斯湖區，秘書長將會發現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駐有一個海軍部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這種違約情事已經作有判定。因此，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調查那些違約情事，而是要消除那些違約情事，而且不論什麼地方的違約情事都要完全消除。這些都是經常的違約行動，而不是偶然發生的襲擊行動。這些違約情事可以說是經常駐在防守區域內的。那些區域內的任何軍事設備和軍隊都應該撤除。秘書長前往訪問的目的，不僅僅是要證明的確有那些違約情事，而且還要建議制止那些違約情事的辦法。

二三．這是我們對美國決議草案所作的分析。不過，我將要順便提及這個決議草案中的某些要點。

二四．美國決議草案的前文措辭非常謹嚴，其中所提到的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議案都是有關的決議案。值得注意的就是我們已經宣稱準備實施那些決議案並且準備研究參謀長所提出的那些緩和緊張局面的提案。倘若參謀長為要實施那些決議案而盡的努力不能得到效果的話，那不是我們的過失。

二五．在正文第一段中，說到與現有情勢有關的四個停戰協定。關於這一點，我們非常贊成。我們始終認為：在巴勒斯坦僅有一個停戰而且也僅有一個停戰分界線。我們始終主張：雖然有四個停戰協定，但是停戰的本身是不可分的，在一個區域中發生的違反協定的行動實際上就是一個違反整個停戰制度的行動。同樣的，一個區域發生緊張的局勢就等於所有的停戰區域皆發生緊張的局勢。我絕對相信秘書長在提具緩和緊張局勢的辦法的時候一定會注意到決議草案正文第一段的全部規定。

二六．關於美國決議草案正文第二、三兩段，我們相信我們已經對足以緩和沿停戰分界線現有緊張局面的各項方法發表過籠統的意見。我們已經很細心而且很有興趣的聽取美國代表就秘書長任務的範圍所作的解釋，我們對於 Mr. Lodge 的說明非常感激。現在已明白知道秘書長的任務規定是在停戰協定及休戰督察團的範疇以內的。這一個任務與政治、經濟或其他性質的問題無關。那些問題只能在其正當的環境中予以處理。我們也欣悉 Mr. Lodge 已說明美國決議草案中關於雙方軍隊撤離分界線的那一部份規定的意旨。這種撤退是要在認為適當、可行及可以接受的地點及時間舉行。

二七．就蘇聯修正案[S/3574]而言，我們樂願說，那些修正案值得理事會的注意。那些修正案的目的是要改善原有的案文，便利秘書長任務的執行。我們非常感激蘇聯代表就那些修正案所作的說明。

二八．現在讓我就古巴代表在他的聲明中所提出的若干意見加以論評。古巴代表在他分析巴勒斯坦現有的情勢的時候，曾經說：

“說不定——我在討論中發表此項意見，非欲引起爭辯，只是提供秘書長考慮研究而已——可能要由聯合國本身保證各爭端當事國領土完整。難民問題亦要設法解決；關於這一方面，我們認為倘能查出願意重返以色列及願意定居他處的真正難民的可靠數目，當屬有益，因為此項資料可作任何一種談判的有用根據”[第七一八次會議，第十二段]。

二九．我絕對不懷疑古巴代表的高尚動機，但我要使安全理事會的紀錄載明一點，即阿拉伯國家的領土完整問題不是爭論的所在。現在引起爭論的乃是巴勒斯坦境內的領土情勢，而且只此而已。阿

拉伯國家之爲當事國僅以巴勒斯坦問題爲限，而且僅以巴勒斯坦區域的範圍爲限。因此，聯合國從來沒有據有阿拉伯國家領土完整的問題。這並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巴勒斯坦而不是阿拉伯國家。再者，巴勒斯坦的領土完整只有在巴勒斯坦的領土情勢變成合法的情勢的時候，才能夠加以保障，而不能夠在此以前加以保障。

三〇．關於難民問題，我們必須聲明：“真正難民”——這是古巴代表所用的名詞——不是一個正當的名詞。所有的難民都是有被遣返本國權利的難民。不論是在國際慣例上，或是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管轄權上，都沒有所謂真正難民或非真正難民的區分。

三一．古巴代表在他的聲明中隨後又說到我們的一般政策所應該遵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他說：

“我們一定要記住根據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定則及人類道德標準，只有爲了維護和平才可能容許使用武力。這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一項真理。我們必須依照此項真理來規定行動方針”〔第七一八次會議，第十三段〕。

我們不能對古巴代表所說的這個一般原則表示異議。不過，我們必須要對這個一般原則加上一個重要的條件。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正和任何國際問題一樣，武力的使用，不管是聯合國的武力，或任何其他武力，假如目的不是在伸張正義，那末武力便不能夠恢復和平。假如使用武力來毀壞正義的基本原則，來否認他人的權利或破壞國家的生存的話，那末和平是不能夠達成的。我們大家必須永遠記住：聯合國要在巴勒斯坦維持和平，只能靠正義，而不能靠武力。

三二．美國決議草案有一方面值得我們深深感佩。爲了這個草案的提出，我們必須慶賀美國代表團，而特別要慶賀擔任理事會主席的美國代表；因爲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我們認爲這個步驟表示聯合國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而且所謂“聯合國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這句話是具有充份的意義、目的和重要性的。有一個時候，巴勒斯坦問題是在聯合國以外處理的。倘若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國際所關切的問題，那末這個問題就必須在一個國際階層上處理：當有關安全的問題發生的時候就應該在安全理事會中處理，當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就應該在

大會中處理。再就另一方面來說，倘若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個地方問題而不是一個國際問題的話，那末列強就必須不要過問。因爲這些理由，所以我們堅決希望美國所採取的這一個步驟當永遠是使巴勒斯坦問題重新由聯合國來處理，使它脫離所有國家過去在聯合國以外所採取的一切行策和行動。

三三．最後，我敬向安全理事會保證秘書長在最近幾天以內出發時他不僅有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決議草案爲後盾，而且我們還希望他成功。當他到達我們的國家的時候，他不僅會受到熱烈的歡迎，而且我們還預祝他的成功。

三四．Mr.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首先要對理事會主席以美國代表的資格未能接受蘇聯對美國決議草案〔S/3562 and Corr. 1〕所提出的修正案〔S/3574〕一節表示遺憾。美國代表說他認爲蘇聯的修正案不但非必要，而且不適宜。可是，至少在某一點上，美國代表團已經認爲必須把美國決議草案的措辭改得更精確一些。我指的是第三段(b)分段所稱之防守區域一點。因此，美國代表團承認原有決議草案在某些方面措辭需要更精確一些。

三五．我們對第三段(b)分段所提出的修正案正和美國決議草案新案文的目的相同，就是要把措辭弄得更精確一些。我們不過是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這個案文而已。我們覺得最好是根本把提到防守區域的那些空洞字句刪去，因爲那些字句可能引起太廣泛的解釋。

三六．倘若美國代表以及安全理事會所有的其他理事皆贊成保留提到防止區域的字句，不過認爲應該加以修正，使這裡所說的乃係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防守區域的話，蘇聯代表團就不反對而且我們也不堅持要理事會通過我們的修正案，因爲我們的修正案的目的正與此相同，即要使關於這個重要點的措辭更較清楚。

三七．蘇聯所提出的另外一項修正案的目的也同樣的是要想把第三段的措辭弄得更精確一些，那一段提到秘書長應該設法採取旨在緩和停戰分界線上現有緊張局面的步驟。我們認爲這一段必須要明言秘書長應該設法採取爲此項爭端或情勢的雙方當事國均可接受的步驟。

三八．Mr. Lodge 在昨天就蘇聯修正案所發表的聲明中，曾經說：美國決議草案當然顧到了倘若

要實施緩和緊張局面步驟絕對需要獲得各當事國協議的事實。因此，我們在實體部份上並沒有不同意的地方。美國代表團和蘇聯代表團皆認為倘若要實施緩和緊張局面的步驟，就必須參加實施的各當事國彼此獲致協議。不過，不同之處就是我們認為應在決議草案中說明此點。美國決議草案並沒有說得那麼明白清楚。美國決議草案並沒有很簡單地說，爲了要實施適當的步驟，就必須要直接實施這些步驟的當事國對這些步驟獲致協議。

三九．倘若彼此在這一點上能夠同意的話，那我們爲什麼不在決議草案通過以前把它的措辭加以修正呢？我們的修正案主張用“在同意以後”等字代替“在討論以後”等字，其目的就完全是爲此，而且據我所了解的美國決議草案以及 Mr. Lodge 的說明的目的，蘇聯修正案和美國代表團的目的並無衝突之處。因此，我不能够了解爲什麼我們所提出的修正案會被認爲不適宜。

四〇．我們所提出的另一修正案說：最好在這個決議草案中提到理事會以前在這個問題上所通過的其他各項決議案以及與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決議案。究極言之，美國決議草案的目的乃是要請秘書長實地“調查關於四個全面停戰協定以及所提到的理事會的決議案的實施及遵行情形的各方面”。換句話說，這裡直接提到前文中所說的理事會的決議案。凡是在這裡沒有提到的事，對於秘書長都不發生任何約束的力量。

四一．因此，我們爲什麼不應該闡明這一點，爲什麼不應該把調查其他決議案的實施程度作爲秘書長的責任之一？我特別想到蘇聯修正案中所提到的兩項決議案：一項就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議案[S/3139/Rev. 2]，另一項就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所通過的決議案[S/3378]。我不能够了解爲什麼這樣做是不適當的。

四二．我們也曾就美國決議草案第一段提出了一項修正。那一段似乎是美國決議草案中重要的一段。第一段規定：

“認爲各當事國間目前有關實施停戰協定以及遵行上述理事會決議案的情勢如果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四三．我願促請理事會注意一件事實，就是第一段在末尾曾經引述憲章中的話，表示安全理事會

非常重視中東巴勒斯坦區域的情勢，並且特別說明此項情勢如果繼續存在，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四四．我很想知道我們目前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這樣一個決議案是爲了什麼。我們已經聽取了那些與此項情勢有直接關係，並且親自造成此項情勢的當事國的意見嗎？沒有，我們還沒有聽取這些當事國的意見。我們也沒有聽到以 General Burns 爲首的聯合國機關就巴勒斯坦區域現有情勢提出的報告。我不相信我們現在已經據有安全理事會能夠加以分析並且能夠以之爲基礎作成具有重大後果的決定的資料。我們也沒有聽到現在即將奉命調查巴勒斯坦區域情勢並向安全理事會具報的秘書長提出的報告。

四五．既然如此，安全理事會爲什麼要急於採取這種決定？我們的目的何在？我認爲在我們派秘書長前往巴勒斯坦並授權秘書長履行這個草案中所建議的任務以前勿須採取這樣一個決定。爲了要派秘書長前往巴勒斯坦和請他調查當地的情勢，我們並不需要採取安全理事會日後必須考慮採取的決定，換句話說就是關於緩和及改善已巴勒斯坦境內危險情勢的步驟的決定。爲了要派秘書長前往巴勒斯坦，我們只需要說停戰協定沒有得到滿意的遵行，巴勒斯坦的情勢不能令人滿意，因此必須要派秘書長前往巴勒斯坦實地調查現有情勢並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告。

四六．假如安全理事會先聽取秘書長的報告並且聽取與造成此項情勢有關的各當事國的意見，然後自己估量一番並決定此項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真正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而且更重要的，進而決定爲改善此項情勢所需要的步驟，這豈不是正確的程序嗎？

四七．安全理事會如果表示已經注意到有一個危險的情勢存在，就不應該只把這個問題載入紀錄不再管它了。倘若安全理事會採取這種決定的話，它就必須採取相當的措施。可是這個決議草案的提出者在目前並沒有想到採取任何措施。他只請秘書長調查，巴勒斯坦區域的情勢，然後由理事會討論此項情勢。

四八．倘若安全理事會現在不準備討論一項如美國決議草案所稱其“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

與安全的維持”的情勢，倘若安全理事會現在絕對沒有意思採取任何改善此項情勢的步驟，那末美國決議草案中為什麼一定要有這樣一段規定呢？人們必然地要問，這一段的需要恐怕是為了日後要證明在另一場合以及在安全理事會以外採取的步驟是正當的步驟吧。倘若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需要這一段的規定，那末蘇聯代表團就不願意投票贊成這一段的規定，因為這一段可能將來被用作採取個別行動的藉口。我相信安全理事會的其他理事也不會同意這段規定。

四九。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現有的這個決議草案既然給它自己規定了有限的目的與任務，應該只說目前停戰協定的實施情形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遵行情形，均不能令人滿意。我們認為：為了這個決議草案的目的，為了那些要交給秘書長執行的任務，安全理事會提出這樣一個聲明是正確的而且也足够了。這就是蘇聯代表團提出這些修正案的目的和意義。

五〇。因此，我必須要說：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拒絕接受我們的修正案的理由是經不住批評的。我們的修正案不但對於美國決議草案無損，而且正相反的，足以改善美國決議草案，因為我們的修正案可使美國決議草案的措辭變得更為精確，因此把秘書長的任務說得更明白、更肯定。此外，我們的修正案並使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的立場更為明確。

五一。所以，我再度請求決議草案的提案人以及安全理事會的各位理事，對蘇聯代表團的修正案加以注意，並且在審議那些修正案的時侯撫心自問，那些修正案將理事會的決議草案改善了多少。

五二。Mr. BELAUNDE（秘魯）：因為蘇聯代表剛才向現在討論中的決議草案的提案人及理事會的其他各位理事提出呼籲，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主席：如果主席願意現在就蘇聯代表所說各點加以闡明的話，我非常樂願讓主席這樣做。不過，如果主席願意在別的時候發言的話，那末我就準備現在發言。

五三。主席：我非常感激秘魯代表的好意。不過，現在發言人名單上還有三位代表等待發言，所以我想沿用通常的程序等待他們都發言以後，我再發言。因此秘魯代表現在要發言是完全符合程序的。

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因為發言人名單上還有三位代表等待發言，所以我們顯然需要在下午舉行會議一次。

五四。Mr. BELAUNDE（秘魯）在這一次辯論[第七一七次會議]開始的時候秘魯代表團曾經對美國代表提出的決議草案[S/3562 and Corr. 1]表示一般的認可，並且聲明保留在聽取各關係國的陳述以後，就美國決議草案的細節發表意見的權利。現在已經到了秘魯代表團必須對這個決議草案的全部（不僅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精神與目的）採取最後立場的時候。我們非常樂願這樣做。

五五。秘魯代表團對於這次辯論的高尚品質以及各關係國代表的貢獻，非常感佩。雖然，根據這個問題的標題以及美國決議草案的案文任何人都不能對於它的目的或它所處理的事項有所懷疑，而且若干當事國所提出的意見以及美國代表所作的答覆自然更把這個決議草案的全部意義揭發無遺。這個決議草案並不是要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各方面都提出一個解決辦法，也不是要為這個解決辦法做一番準備工作。從法律的觀點上來看，我們的討論仍在美國代表來函[S/3561]及美國決議草案本身所表示的目的與範圍以內。換句話說，就是全面停戰協定以及安全理事會一年來通過的各項決議案的遵行情形。在這個案件上，我們的目的是非常樸實和有限度的，但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每天有每天的任務，今天的任務就是要使停戰協定得到遵行。光明正大的遵行停戰協定，特別還有當事國的有效合作，才的確是近東和平的基礎。

五六。既然如此，就不能懷疑授予秘書長的權力的重要性。這種限於和解及調查事實真相的權力使我們想到美洲的一個最重要的制度，那就是在拉丁美洲已經設置的事實真相調查委員會及和解委員會。

五七。秘書長將要去覓取資料以便就現有的情勢提出一個報告，同時還要設法和解各當事國。

五八。我們認為美國決議草案中的第三段不能够再清楚了。美國決議草案請秘書長在與各當事國及參謀長討論以後，設法使各當事國採取秘書長認為可以緩和現有緊張局面的任何步驟；這就是說我們授予秘書長的任務規定純粹是進行調查和覓取資料。同時，這是安全理事會授予秘書長的一個非常

高尚的任務，安全理事會寧願如此而不願依照憲章規定採取任何一般的步驟。從某一方面來說，秘書長乃是代表聯合國從事使各當事國和解的工作。聯合國寧願得到各當事國的同意與合作以鞏固和平，而不願採取憲章所規定的措施，因為這些措施有時雖不為各當事國所同意但仍對它們有拘束力。

五九。我認為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這個提案值得我加以熱烈的稱道，因為很明顯的安全理事會在處理一個情勢時，有兩條途徑可循。為了確定各項事實，在援用處理破壞和平事宜的第三十九條以前——正如第四十條所規定的——理事會可以採取雖不為各當事國所同意但仍對它們發生束縛力量的臨時辦法，惟當事國如拒絕接受或不遵行這種臨時辦法，理事會應予以適當的注意。理事會沒有採取這個途徑——我現在特別要對蘇聯代表這樣說，爲了要消除他的沒有理由的恐懼，理事會已經採取了一個更合乎人情的途徑，這個途徑就某一種意義上來說，是更合乎時代而且更屬有效的途徑。聯合國因為相距遼遠，不能以集體行動促成當事國的和解，同時還缺乏必要的資料，所以就把全權授給一個得到聯合國充分信任而且居有最高職位的代表；因此秘書長就以聯合國代表的資格，前往巴勒斯坦研究客觀的事實，設法運用若干主觀的和心理的因素，與各當事國安排某些步驟，換句話說，就是設法得到各當事國的協議。

六〇。所以，我認為：我們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各方面所作的研究，我自己曾以最大的興趣所作的研究，以及各當事國與決議草案提案國間交換意見的情形證明了我的看法是對的，我的看法就是在美國決議草案中，我們已經找到調查事實真相的最好和最公正的途徑，而且這個途徑也是達到我們大家所希望各當事國獲得和解的最好、最合人情以及最有效的途徑；因為一個爲大家同意的和平顯然比一個被強迫接受的和平好得多。

六一。爲了這些理由，我將要熱烈的贊助美國決議草案。爲了禮貌起見，同時鑒於我們已經討論的那些要點，所以在某種限度內這也是一種法律義務，我必須要就蘇聯代表提出的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美國代表以決議草案提案人的資格在答覆當事國提出的問題時，明稱“防守區域”一詞是指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防守區域，所以蘇聯代表就不堅持要通過他所提出的第四項修

正案。這個決議草案祇以停戰協定爲基礎，因爲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確保那些停戰協定爲各當事國所遵守。

六二。我也相信蘇聯代表可能放棄他的第一項修正案。那項修正案主張在美國決議草案案文中所列的決議案中添加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和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決議案。倘若我們在這一方面要如此澈底的話，那末我們還應該提到許許多多的其他決議案。我認為爲了這個決議草案的目的，在現有的美國案文中提到三個決議案已經是足够了。我不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

六三。蘇聯代表演說中的主要論點提到正文部份中的第一段。蘇聯代表認爲那一段非常重要，不過我實在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他說這一段表示理事會認爲各當事國間現有關於停戰協定的實施情形及關於上稱決議案的遵行情形可能繼續下去，而且此項情勢之繼續存在，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他認爲這一點是非常嚴重的。他提議在“情勢”之前添加“不滿意”等字以代替以“如此”等字開端的整句。

六四。首先，我必須要非常誠懇地說：安全理事會誠然是一個政治機關，但就其組織、地位及基礎來講它也是一個法律機關，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在處理安全理事會的文件時，最好總是使用意義明白的字眼，而不要去用多少有一點含混不清的字眼。“不滿意的情勢”就文法上來看是一個含糊不清的辭句。什麼是不滿意的情勢？我們如果僅僅說這個情勢不滿意，怎樣能够證明我們必須採取這樣一個重要的步驟，請秘書長暫時擺脫他的職務，前往近東，收集情報、調查事實以及提具或與各當事國安排採取遵行停戰協定所需要的各項步驟呢？這些都是聯合國的工作而且都要靠聯合國來辦理。我真正相信不滿意這幾個字是消極的，因此意義不免含糊不清，這幾個字不能夠證明有採取這種步驟的必要。

六五。但是可能有人要說“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等字是很重的字眼，是具有令人感到不安的法律含意的，而且具有憲章中所表示的那種嚴重的後果。在各當事國沒有依照憲章中載有此語的條款達成協議以前，蘇聯代表是可以對於那些後果表示不同意的。

六六。不過，實際的情形並不完全如此，而且我本着敬重和友好的態度請蘇聯代表體會理事會現在派一位全權代表去從事和解，絕對不含有要採取為適用第三十九條所需要的任何步驟的意思。況且，我認為倘若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沒有明白援用第三十九條，我們就絕對不能認為第三十九條可在那個決議案中適用。我們絕對不能說：根據一個決議案的含義可以適用這一條。如果沒有直接提到，沒有特別援引，沒有毫無問題的提到第三十九條的明文與意旨的話，就絕對不能認為已經援用了這一條。這一條正如第七章所規定的，乃是建立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管轄權的一條，也是聯合國憲章對於聯合國任務所作的最重要的新規定。如要採取第四十條以後各條所規定的步驟，而不是第四十條所規定的步驟，安全理事會必須要斷定有關情勢構成第三十九條所說的和平的威脅，和平的破壞或侵略行為。倘若決議草案沒有使用這些字眼，倘若決議草案沒有說理事會在道義上及法律上認為鑒於各項事實，目前的情勢即屬此種情勢的話，我們就不能說憲章第七章所規定的其步驟是可以適用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發生。

六七。況且，這些字眼事實上乃是從其他關於和解問題的條文中引用來的。縱然如此，我還要說：雖然這些字眼用在聯合國的憲章中，但是，用在此地並不具有它們在第三十九條中所有的重大含意，因為目前的情形是兩樣的：目前的情勢並不是和平的破壞，和平的威脅或侵略行為。這是一種如繼續存在可能危及和平的情勢——聯合國正在設法調停以確保此項情勢不會繼續存在下去——這種情勢的續存國在足以危及和平。這個決議草案提到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況，為了要確保此項情勢不會繼續存在下去，聯合國現正提出有關停戰的和解程序。聯合有戰維國負⁹的個持任，它必須確保停戰為各方所遵守。

六八。我不了解為什麼要認為這一句話能夠迫使任何國家接受日後應採取某種行動的義務。首先一個家必須在表決中明白贊成才負有義務，所謂表決包括大國的表決在內。一個大國在其他國家意

見一致的時候還有權不表示意見——我不用“否決”這兩個字，因為我認為否決這種特權不僅違背憲章的意旨，而且還違背憲章的文字。各大國都有這種權利，而且在某一個大國行使否決權的時候，不僅那個大國自己沒有承擔義務，而且那個決議草案根本就無法獲得通過。大國間意見如不一致，其他任何步驟也同樣不能採取。

六九。所以，我要敬謹直言，認為蘇聯代表的反對未免過於小心、過於謹慎了。自然，我所說的話，除了所根據的法理以外，別無其他力量，不過，我確實相信蘇聯代表將從另一位代表的口中得到同樣的保證。這位代表除了他的論點有其法律基礎以外，還因為他是本草案提案人而具有道義力量。

七〇。此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事實必須要承認的，而且一個小國的代表認為他有指出這個事實的責任。在處理有關和平與戰爭的事項上採取公正的態度並注意到人心的向背及公共輿論乃是我們的特權。公共輿論是確實存在的，而且正如俾斯麥所說這是一個不可估計的因素，可能在歷史上發生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另外還有一個不可估計的因素，那就是公共輿論及世界人心所盼望的一個重大的道義因素，也就是各大國對於近東事件達成一個誠心誠意的一致的協議。世界公共輿論所盼望的就是這樣一個沒有精神上的保留的協議，一個誠實、忠心、絕對沒有條件的協議——或許我應該說這種協議祇應受憲章原則、舊有國際文書以及停戰協定的文字與精神的限制。

七一。因此，我希望當所有各點已經不能再清楚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將會將它所提出的各項修正案撤回，我們就可以全體一致通過這個決議草案。這個決議草案的目的就是要給中東以和平，因為中東人民要有生活舒適、繁榮及快樂的將來，所以心須有一個和平存在的區域。況且有若干人認為近東沒有和平乃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事，因為許多年來大家所聽到的那個最高尚的和平福音乃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午後十二時四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奧地利

B. Wi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ar-tail, 14 Avenue Bouilloche, Ph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ar-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a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721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 S. 0.20; 1/6 stg.; Sw.fr. 0.75

C. H.-18953-Dec 1957-125

Reprinted in U. 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